



边地人文丛

LAO FANGZI LAOTAIPO

老房子

一个南方的
乡间儒士
留给二十一世纪的
有关家族兴衰荣辱的
风俗的
好一首绝唱

吴耕 著
民族出版社

老太婆

老房子老太婆

00181011

天耕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房子老太婆/吴耕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11

(边地人文丛)

ISBN 7-105-05826-9

I.老... II.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68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3500 册 定价: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吴耕其人其事

骆长木

想不到，那一天竟为永别！

是冬月尾上，在繁华而嘈杂的双狮桥大街，我和他骤然迎面，彼此都惊讶不已。师生，文友，忘年交，几年不见突相逢，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急切地问，是刚回来吗？能住多久？是的，望着他那霜鬓银发，充满倦意却又坚毅的神情，还有显得宽大的绛红色唐装，我说，至于住多久，看情形吧。“我的《老房子老太婆》已基本定型，民族出版社已有出版意向。正想请你帮我看一看，帮助扩充润色……哎呀，差点忘了，”他从右衣袋掏出一张车票说：“我得去南川，要发车了，你一定要等我回来。”他和我匆匆作别，急急向车站走去。

我目送着那衣袂飘飘的绛红色背影，心头有一种难言的情愫涌起……

之所以没有留下一字别辞就于第二天回了遵义，是因为日程的安排，过几天我还要去道真。



吴耕其人其事

当然是去了。敲门，无应声，又敲，再敲，还是无应答。想想，许是看望家孙外孙或会朋友走亲戚去了。那就改日登门吧。

在朋友家正玩得天昏地暗，忽有人说：“吴老师死了。”
我的心，为之一震……

在这人世间，庶民百姓小人物就如大山之中一片草叶，生与死的波幅范围，实在太小了。然而每一个生命对于社会的贡献，却是不能忽略的。在献上花圈之时，我真想在殡仪馆的广场上，为他作一篇祭文，让苍天也读读吴耕。

正如《老房子老太婆》所叙，我是冒着政治风险认识他的。一个贫农的子弟太渴求知识，对学问有着崇高的景仰，因为在未见他之前，我已了解他有小说刊于《山花》，肯定地说，道真人在省刊发表作品的，他是第一位。上个世纪50年代，那时候他年轻啊。还有呢，他的分配速算法，那也折射着他的智慧和渊博。就在我要去见他之前，还有人提醒：右派啊！

当我走进三元场老屋，见到火塘边的一家人，见到柴火光芒照耀下的他，啊！这就是叫吴耕的右派分子。但我说，吴老师，您好！

右派帽儿一戴就是十八年，他隐居在乡塬之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耕耘田地，他还耕耘着什么呢？我第二次拜访临出家门时，他送给我一张纸，我打开来，映入眼帘的是：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磨难也许让人颓废、沉沦，但磨难亦造就硬汉，抒发辉煌。

吴守业，笔名吴耕。他立志于耕。

耕者，注定了辛苦；耕者，必须坚韧。

观照吴先生的一生，耕之品格耀如星斗。

他乐于耕。“像一头如饥似渴的牛犊，不论草枯草嫩，长舌一扫，搅入口中，来不及细嚼的就来个囫囵吞枣，日后慢慢反刍。”

他勤于耕。他有一只永远也塞不满的背篓，只要是知识，见着就要往那背篓里塞。“凡是原书主人嘱咐，要还而我又反复玩摩不忍释手的，就抄，用蝇头小楷一页一页地抄在皮纸上，积而成册，快刀一切，丝线一订，封上书皮，又是一部新本线装书。”

耕者勤，收获自是必然。多半岁月与笔墨为伴的吴耕老师，他的小说、诗词、散文、方志、史稿理论，何止万言，又何止是笔墨文字的丰收呢。在辛勤、坚韧的耕耘之中，他达到了人生境界的极至。

不是吗？以小学文凭担纲主编，这之间的跨越，不也是人格品质之升华？或许有人会说，全国有多少省志，区区县志算得上什么！那么，面对“从不知方志为何物”到所编县志荣获全国首届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又当作何感想？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大凡古稀者无不含饴弄孙，安享天年。然而吴耕先生，七十岁上学电脑，随即在键盘上噼噼啪啪击出《老房子老太婆》（如果不是生命了结，他尽可敲出鸿篇巨制，因为他有那份才情，有那种能力），这在同龄人中又有几位？

于是我说：吴耕先生塑造了自己的人生辉煌，他铸立了生命的巍巍丰碑，愿我们少者、青年乃至中年人，有缘面对并获得领悟和启迪。

问君缘何著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不想去叙述吴耕老师的人生的方方面面，因为我的笔

吴耕其人其事

力不够。

关于《老房子老太婆》这部著作，史崇高先生的文章已说了，我就不再赘述。吴老师生前有一个愿望：扩充和增强文学性。我想，何必呢，他所留下的也就是完整的。

吴老师千古！

把目光楔入岁月的缝隙*

史崇高

用心读完吴守业老先生创作的二十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老房子老太婆》，心谷之间那条看似狭窄实则宽阔的河流于是禁不住潺潺地涌荡起来：一间卧于渝东黔北山野间的老房子到底营构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而一位近乎陌生又恰恰是被我们熟知的老太婆在那个烟云年代里缔造的故事又是怎样得令我们牵肠挂肚呢？

大痛，大悲，大喜。我们不妨这样叙述着。

老房子离我们很远很远？远在了那让我们心不可及的地方？然而，老房子绝不是孤独的一间两间，它是那个时代那一方水土那一带乡风民俗的历史空间的特殊的锻造、特殊的定格，如果悉心去熟悉那一段历史，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它似乎已经尘封得太久，但我们会知心中迫切需要追寻的、追问的所有期冀，抑或是一种企求。对于老太婆，我们完全可理解为是

* 此文曾发表于《道真报》和《贵州民族报》，刊此有删节。



把目光楔入
岁月的缝隙

自己的那位早已作古，未曾谋过面的祖母、曾祖母，甚至是高祖母，她的修行与德性记录了整整一段历史，亦孕育了一方文明。

历史不是幻灯片，不是小吟的诗，它是鼎足世间的厚重山峦。风雨沧桑中的老房子如是，风雨沧桑中的老太婆如是。《老房子老太婆》直切渝东黔北一带地域文化的丰厚内涵，为我们阅读那一段历史，成功地提供了蓝本。

黔北渝东，自远古而始，文化交织密而难解，不分你我。从秦推行郡县制，道真与现在的重庆市的南川市、武隆县等同属巴郡枳县，南宋度宗咸淳末，道真乃置入播州疆界之内隶属四川。道真这块“蛮夷”之地尾随遵义府五属改隶贵州不到三百年的历史，而真正建县治成立道真仅六十年的光阴，六十年对于滔滔的历史长河而言，那只不过是我们的眼睛一眨巴。所以任从哪个角度说，黔北渝东一带的文化本身都难以分割，它具有相融性和相通性，如果要从中去理出细枝末节来，那也仅仅是属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

吴守业，笔名吴耕，生于1932年元月，今重庆市南川市人，早年入黔执教中小学，曾任《道真自治县志》副主编，主编或参编地方志多部，出版有方志论述专著，早于上世纪50年代即开始在《山花》发表小说、散文等，迄今计有百余篇。贵州省作协会员、地方志协会会员。

由于创作者积累了数十年的文学创作经验，《老房子老太婆》这部作品，采用散文笔法，分题记事，合则为一长卷，分则可当短篇小说披阅。整个写作，并没有去故意谋求结构布局，而是缘情而发，随兴所至，宛如行云流水，舒卷流淌自如，它向读者展示的是一幅幅渝东、黔北那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历史风情画卷、一个个人物写真。

《老房子老太婆》，取材新奇，语言独特，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欣赏性相融其中。从中可获取方言俚语、民歌谣谚、行业用语、江湖切口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还可以获知渝东黔北这一地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之谜、文物丢失疑案……文

中所提供的民俗、社会、宗教、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资料和信息,对于我们今天的民族文化研究,无疑具有价值不菲的意义。

《老房子老太婆》所叙及的人物全是真名真姓,所叙之事亦属真实,文中虽有艺术加工,但绝没有杜撰。这部作品,主要叙述了黔渝边境自清末至民国数十年间发生的社会风云,以老房子作背景,刻画了老房子里老太婆、四太太、幺太太等为世而生存、为人而生存的典型女性形象,同时揭示了老房子人的几代兴衰荣枯的社会根由。它以重庆南川市、贵州道真为舞台,演出巫、医、名儒、挑夫、脚汉、教书匠、老板娘、袍哥客、跑滩匠、当兵的、当官的、老爷、太太、小姐、少爷、地方豪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故事。

君问归期未有期,仵山夜雨涨秋池。作为回归中国文坛的新的地域性文学,我们无法预测贵州黔北文学中的“道真”现象,也无法去问它即将产生的地位和成就,但是它却真真实实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而且就在今天。正如与道真一山之隔的武隆县人、重庆市作家第代着冬所说:“不用怀疑它内心的古典,这类故事的不断涌现会使人面对乌江锈迹斑斑的历史时也会滋生恍如昨天的感觉。”

那么,我们都把梦境般的文字植入生活的背面,让它们在那里静悄悄地萌芽吧。



把目光楔入
岁月的缝隙

目 录

吴耕其人其事 骆长木	/1
把目光楔入岁月的缝隙 史崇高	/5

落叶归根	/1
么婶,我的母亲	/9
老祖母	/14
老房子	/19
“最”	/24
四伯父	/31
四伯母	/35
鸦片烟膏能捏得起的人	/39
布带子勒脖子	/43
白金龙钻进夜壶里	/46
三老爷	/51
《黑籍冤魂》	/55
初闯江湖	/59
“搞烂就往贵州搬”	/67



目 录

- 架木为阁何处寻 /72
吴老师,在叫您 /78
大“善”人 /82
“神兵” /89
山里头的人来了没有 /95
老祖母那双脚 /98
“麻”倒“麻神仙” /102
哪个稀罕那个参谋长 /112
漩涡圈圈莫久留 /116
为了那枪,还是为了那网 /122
“蛇相唔,邪缠树” /127
人而无恒不可以学巫医 /133
场上人家 /138
骡马儿骑上骡马背 /145
隐恶扬善 /148
儒医世家 /152
你真是个书呆子 /156
讲不讲究这些,都没啥关系 /161
军营探亲 /167
初执教鞭 /171
留守石角镇
——军旅生涯之一 /174
开拔
——军旅生涯之二 /181
别了,青年军
——军旅生涯之三 /186
久别重逢 /189
三老四少 /193
滞留江西 /197
站稳脚跟 /201
粥里下了滥药 /204

移花接木	/208
走马上任	/212
我自岿然不动	/215
新三元场平地起	/221
何日可归来	/225
学艺古月斋	/228
太平土溪场	/234
一品居	/239
何去何从	/244
盛二先生	/246
摸他一下都好	/251
石人山之战	/255
奔丧	/264
迎向光明	/270
后记	/273



落叶归根

么婶病了八个多月，历经三肿三消，医生诊断为肝硬化。因是熟人，医生私下告诉说，她老人家快满八十四岁，可算高龄，但最终还是将被此病收走，不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还是早做后事安排为好。

在我们看来，她老人家一直神清智明，生活能够自理，有时还习以为常地去灶上看火，清理门窗，招呼淘气的外曾孙，病情似乎并不如医生说的那么严重。谁不希望她老人家能多活些年辰，多享几年晚福。

大报小报、广播电视铺天盖地的宣传，三株口服液有治病、保健、延缓衰老的神效，二百五十毫升五十六块几一瓶，也买来给她老人家服用。我素来不管灶上厨下、锅瓢碗盏的事儿，但一日三次准时量三株口服液与她老人家服下，这是我这个快满六十四岁的儿子必须亲手做的事情，从不支使我的子女去代劳的。

凌晨五点，量好三株口服液端到了么婶唇边，守着她服下。为她理掖好被盖后，我又倒回床上，想睡个回笼觉。刚进入迷糊状态，忽听我二女学勤在喊：

“爸爸，快，婆婆像是不行了。”



落叶归根

我忙赶到幺婶床前，学勤又说：

“婆婆刚去厕所回来，在阳台上蹿了一下，我赶忙去扶住，抱进屋来的，现在她脚步都无法移动了。”

幺婶也吩咐我：

“我不行了，快去叫忠志来，快准备车子。”

忠志是我三女儿，在司法局工作。我们完全明了幺婶的意思。她曾多次讲过，她真的不行时，要学勤、忠志姐妹为她老人家洗身换衣，她闭气过后是不许外人为她穿洗的。准备车子，是要送她回南川老家去。

幺婶多次向儿孙们讲过她身后的两大心愿：一是由哪道门进，哪道门出；一是安葬在吴氏祖坟山上。

她对“哪道门进哪道门出”下的注脚是：“我是由大轿抬到堂屋前，在大堂屋成礼后才成为吴氏门中人的，死也要在堂屋发丧，大门而出，上山安葬。”

一家老小都十分尊重她老人家的意愿。早在1979年因错划“右派”作了改正，由遵义地区财政局汇来二百元落实政策补助款，我即用一百一十元为她老人家买了一副很像样的寿木^①，并于全家迁入县城之后运回老家漆好备用。

离乡五十多年，还要送回南川老家的大堂屋去发丧，虽说自我而上五代人未曾分过家，堂屋论理也有我的一份，但是，毕竟现在住在老房子堂屋西头的是我嫡堂弟守勇一家，东头是族侄占清一家，他们是不是都还忌讳“冷丧入宅^②”呢？为了避免临事为难，我提前向他们表明了幺婶的意思，他们倒也通情达理，而且表示出十分的虔诚和敬重，说幺婶是族中辈分高、寿元也最高的老人，在堂屋发丧是应该的，也是对她老人家的尊重，没有什么值得忌讳的。

我老家坐落在南川有名的罗秀坝。那里平野田畴，阡陌纵横。夏天稻禾绿得醉人；冬日一坝水晶，明得晃人。时有白

① 寿木：棺材木。

② “冷丧入宅”：指死尸入房。

鹤、鸬鹚、野鸭等翔于蓝天，栖止水田。龙岩江穿坝而过。江边的水车无休无止、无怨无悔地歌唱着用竹筒将江水提倒在木枳槽里，流灌着两岸的稻田。那田畴，那野鸟，那水声，那歌吟，那夏来江中戏水、冬来田里捞鱼刮虾的情韵，即使我这十岁就闯荡江湖足迹踏遍半个中国的游子，也无时不魂牵梦绕，这就不难理解一生默默无闻地奉献于吴氏门中的这位老人的生后心愿所蕴藏的落叶归根、魂归故土的情结之深、之沉了。此情又岂能用落叶归根、魂归故土所能包容。它是川东一位民间女子从清代，跨民国，而解放，而新时期的毕生信念，最辉煌的追求。

吴家湾老房子是很有名气的。相传为启祖于明末由湖广迁蜀时所建，此后子孙繁衍，分布云、贵、川数省，在吴家湾聚族而居的仍有百十家烟火。

老房子与南川县城（南川已改为市，但仍习用旧日叫法）仅一山之隔。有乡村公路由门前通过，往南与川湘公路相连，可由东街、南大街入城，往北经由三潮水、卷洞门而进北街。

道真与南川山水相连，两县城虽仅相距一百零一公里，但省县有别，又忙碌于各自的事务，走一趟也很不容易，因而亲友故旧日益疏远。对五十岁以下的族人或乡亲每每叫不出名字。只待他们说出是谁家的子女来，才能依稀记起。

幺婶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这天清晨，由二女婿邹芳荣开着北京吉普送幺婶回南川老家，我和忠志随车护送。大家都捏着一把汗，生怕途中出事。并相约如有意外，车子直驶老房子，如果安然抵达，先往守菊妹家，以便照料老人。好在两家亦毗邻，中间只隔着一个院落。老人横躺在车椅上，我和忠志各蜷伏在车门一头，紧紧地偎依着老人。

车子一路平稳缓行，我紧盯着老人的脸，随时观察她的病情变化。一路行来，她没有说话，没有呻吟，亦无痛苦、疲乏之感，令人惊异的反而是一脸的安详和泰然，似乎正神游于一种理想的境界，只是自始至终紧攥着我的手心偶尔发出一脉震颤的信息。



落叶归根

守鄂弟在东胜场接着我们，引入乡村公路，车子傍山行，过马家堡，至坝上，豁然开朗，平而宽阔的罗秀坝展现在眼前。路旁矗立着一块醒目的水泥碑，直刻染朱：“川东农业综合开发区”，下面横刻：“农综第 10 号工程”。

这一坝稻田，是南川有名的水稻杂交制种基地。有三三两两的农民，正在田间喷药，个别早熟丘块的杂稻，已在开始剪叶拦花。

这条乡村公路，时有大车、小车、摩托，甚或出租车往来。我们的小吉普并未引来乡邻们的关注，但当在菊妹家院边停下，将幺婶从车上背进屋后，近邻几家院子的人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至亲好友都来看望，幺婶已无力应酬，躺在床上，对亲友的询问，多用点头或摇头来表示，对上年纪的亲友听声音也还能知道是谁。

幺婶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可以稍微进点饮食，每天能吃三遍凉稀饭和数次冷饮，每次三汤匙。菊妹、鄂弟和我轮流服侍。幺婶有时在梦中也在追问“去涪陵赶买三株口服液回来没有？”接着我们把她转进城里医治。做过 B 超，医生直言告诉，此病预后不佳，当子女的不过是尽孝道而已。

我的三女一男都已成家立业，惟一未了之责就是将幺婶送老归山。这几天来，兄弟姐妹间也对万一幺婶顶不住天时的安排作了商讨策划。

1995 年夏历六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十分，幺婶溘然长逝。

当她弥留之际，她的三个子女——我、守鄂、守菊，以及二儿媳朱文前、孙儿吴忠、孙媳陈小玲、外孙唐继邦等守候在她身边。我们原打算熬过这一夜，天一亮就租辆小长安送她回乡下老家，谁知当我和鄂弟在她背后托着她的身体，问她还有什么牵挂时，她只摇摇头便停止了呼吸。

此际，时间和空间都忽然静止，闹市彻夜的喧嚣也骤然沉寂。静谧肃穆，没有泪，没有悲声，静默，久久的静默，谁也不